

□ 记者 徐荔

二十四五岁正是大好的青春年纪，本应该在社会上发光发热，然而，在上海市新收犯监狱却有这样一名青年，因为非法经营罪被判刑六年。到监狱服刑之初，他的情绪极度不稳定，违规违纪不断，被其他人“嫌弃”，并逐渐吃不下睡不着……

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个年轻人变成了如此模样？上海市新收犯监狱的民警抽丝剥茧、追根溯源，一场对心灵的无声救赎悄然展开。

情绪失控的年轻人

阿付（化名），今年才26岁的年纪，却已经“混社会”很久了。自初中辍学以后，一腔热血的阿付就想要通过拳头实现自身价值和理想。他和老乡从福建来到上海，经人介绍加入闲散人员组建的“群体组织”，在其中做些闲杂工作。在身边的人影响下，年轻的阿付逐渐养成不良的“江湖习气”，而他还觉得身边的朋友讲义气，这样的生活状态自由自在，挺好。

然而，那些所谓的朋友怎么可能真的带阿付过上健康阳光的生活，年纪轻轻的他非但没能成就一番理想抱负，反而因为参与“套路贷”而被判刑。2023年年底，阿付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。这个结果也是阿付没有想到的，他不止一次流露出对判决的疑问，“我们就是放高利贷，我只是帮人家讨债，怎么就犯罪了，怎么还判得那么重？”带着这种质疑，甚至认为判决不公的心态，阿付在新收犯监狱开始了服刑生活。

和很多初次服刑的罪犯一样，阿付是不适应监狱环境的，不知道自己的改造目标，怨天尤人，而且习惯了自由散漫状态、太久不受规矩束缚的他更加难以“忍受”监狱生活。易怒、烦躁、吃不下睡不着……在每个罪犯服刑初期，监狱都会开展相应的心理测试，而阿付的暴力、抑郁自评量表结果显示，他的暴力抑郁情绪属于高度、抑郁中度、躁狂偏执为高度。

“他一开始的状态很不好，情绪上的问题还严重影响他和其他罪犯的相处。”阿付现在的主管民警王警官告诉记者，因为过往的经历，阿付的纪律意识和行为规范都比较差，而且年轻气盛，带着“社会习气”，到哪里都想“树牌子”，容易把日常生活中的细小问题扩大化。可监狱里没有人会“惯”他，这种恶性循环让阿付更加难受。

充满暴力阴影的童年

回溯阿付的成长经历，民警似乎找到了他性格的成因。

阿付出生在一个较为贫困的农村家庭，父母都是农民。作为家中独子，家人对阿付很是宠爱，相对地，对他在成长阶段的教育和引导是薄弱的。而根据阿付的说法，他的父亲有酗酒的恶习，醉酒后就会“发酒疯”，辱骂甚至殴打阿付的母亲。在这种阴影下成长的阿付

对暴力产生了“好奇”，也形成了偏执、冲动、以自我为中心的脾气性格。长大一点后，阿付渴望通过暴力来证明自己的力量。因此才会早早就辍学，跟着同乡背井离乡，想要在外面闯出一片天地。

“因为家庭的原因和所受教育有限，阿付面对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第一选择就是拳头，通过争气斗狠来解决问题。”民警分析，“他既是暴力的受害者，也成为暴力的崇尚者和实施者。”

而长期在外“混”的经历其实也让阿付尝到了人间的冷漠，长期缺少家庭支持、亲情温暖的他才会如此我行我素，对自己的利益得失斤斤计较。

或许，家人是可以转变阿付的关键。民警决定以“亲情教育、政策攻心、行为约束”三项举措，对阿付进行矫治。

和阿付聊童年的生活，让他倾吐对父亲长期以来的不满，释放心中的压抑情绪……民警的理解与共情让那个对民警有着较强戒备心，常以“听不懂”为理由逃避和抗拒



AI 生成

民警教育的阿付，逐渐放松了心理防线。他也第一次向民警坦陈，因为和父亲关系不好，日常通信联系都是由邻居转达给母亲，但他其实很想见见母亲。

“阿付的家乡离得比较远，他母亲身体又不好，还因病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，确实在他服刑后没有参加过亲情会见。”根据了解到的情况，监狱民警主动与阿付的家人联系沟通，希望他们可以通过书信、亲情电话多鼓励支持阿付，让他改变状态，踏实服刑，“我们在沟通中才得知，阿付的家人还有秘密瞒着他，实际上，他父亲的情况

大墙之内展开心灵救赎 童年阴影造成偏执个性

也不好，在外工作期间受了很严重的伤，后来去世了。但家人担心这些变故会刺激、影响阿付的情绪，所以都没有告诉他。”

亲情与艺术“双管齐下”

在努力帮助阿付获取亲情帮教力量的同时，监狱民警也尝试通过其他方式引导阿付产生改变的内驱动力。2025年年初，阿付加入了监区组织的“新声合唱团”。民警介绍，这个合唱团的成员有些特别，大都是长时间和家人没有来往、亲情关系有问题的罪犯，或是人际关系紧张的罪犯，

民警希望通过音乐、合唱的艺术力量帮助他们舒缓紧张情绪，也在练习、合作中学着与人相处、互相配合。

当民警第一次向阿付建议加入合唱团时，阿付是拒绝的，他觉得“浪费时间”。“与其无所事事，不如尝试一下呢？”民警循循善诱地劝说，终于让阿付“勉为其难”地同意了。而音乐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，在那些或是主题正能量，或是节奏舒缓的音乐中，阿付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力量和安抚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阿付觉得身边的人没有排斥或者看不起他，他们在家人、亲情方面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感受……从“讨厌与人来往”到“主动交流”，阿付跨出了改变的第一步。

“合唱团还在不断发展，我们还设立了小乐队，尝试做原创歌曲。”民警介绍，希望通过艺术矫治的力量让阿付这样的罪犯可以释放压力，情绪逐渐稳定。

与此同时，阿付也终于见到了挂念的母亲。去年夏天，阿付的母亲终于在邻居的陪伴下来到监狱看望阿付。会见日当天，阿付情绪激动，痛哭流涕。

“他是真的很激动。”民警也对阿付的表现印象深刻，“其实在会见前，家人已经在我们的建议下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，他当时是有明显的情绪波动的，我们也时刻关注着他，但好在他自己比较好地把情绪消化了，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进步。”

而和母亲的会见让阿付对民警的信任度又增长了不少，他在后来的谈话里主动向民警表达了感谢，曾经那种“不愿讲、不想听”的软对抗态度也逐渐弥散，转变为“主动讲、耐心听”。

一切尚在“修复”中……

这一切只是矫治工作的“开始”。对于有所改变的阿付，民警对他进行“新收集训复训”，包括强化站姿、坐姿等行为规范，让他尽快改掉那些散漫的行为模式。同时，邀请心理咨询师教授沟通技巧，改善人际关系。也让他参与现身说法活动，听取其他罪犯分享改造经验。

让民警欣慰的是，经过近一年的工作，阿付的违纪违规情况明显减少了，他也会学着换位思考，和其他人的关系缓和不少。虽然偶尔还会发生矛盾，但已经不再将“拳头”作为第一解决方案，而是会主动寻求民警的帮助。心理测试显示，他的暴力、抑郁倾向大幅降低，躁狂偏执情绪得到控制。

“对环境的适应、对亲情的感知，已经让阿付的状态有了明显变化，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对他开展法律方面的教育引导。”阿付对自己犯罪的认知是存在误区的，对此民警为他解释过相关法律条款，也给他分析“套路贷”的危害，“但因为他所受教育有限，以及一直以来的错误认知和三观，所以还需要不断加强法律方面的教育，增强他的法治意识。他毕竟还年轻，未来还有很长的路，一定不能再重蹈覆辙……”

教育改造不是简单的惩罚，而是三观的修复、亲情的修复、心灵的修复……对抗与救赎，惩罚与教育，在大墙里，每天都交织上演着这样的画面。而阿付的故事不过是其中一则，对他的修复也尚在进行中。